

詞彙搭配知識與中文英譯技能

蘇復興

一、緒論

對於第二語言(L2)學習者而言，想要具備良好的翻譯技能的先決條件之一，便是培養 Goddard (1998)所謂的「語意能力」(semantic competence)。學習者不但對於譯入語(source language)的字義結構、系統必須擁有周延的認知，對於譯出語(target language)的字義系統也要能夠拿捏得宜。以中國學生學習中翻英或英翻中技能為例，他們必須對於兩種語言的語意系統、結構都有深切的認識，其翻譯技能才能常保精進，不致於有一知半解、左支右絀的情事發生。所謂的語意能力大概可以分為諸端，但其中極重要的一項，便是學習者具有充份的詞彙搭配知識(collocational knowledge)，能夠適時適地洞察目標語言之詞彙組合排列的合理方式，並擯除不合邏輯或違反語法規則的組合字串。再以中翻英技能之訓練為例，中國學生或許對於自身的第一語言(L1)的詞彙搭配規則已經耳熟能詳，知之甚明，但對於英語相對之系統的組合方式卻往往不甚了了，產生了諸多張冠李戴或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現象。中文英譯成功的要件之一在於譯者能夠掌握英文詞彙的搭配關係，巧妙加以運用，進而將原文轉化成合適的目標語言之文本。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英語之詞彙搭配往往如水銀瀉地，靈活、富變化、而又不易捉摸；此外，該語言的詞彙搭配往往具有明

顯的習語或慣用語的色彩(劉密慶, 民 86), 這種特性往往迫使翻譯工作者及初學翻譯之人士望而卻步, 裹足不前。英語詞彙搭配的現象既然使中國學生產生極大困擾, 對於其說、寫、譯等創造性技能影響至鉅, 則培養完備的詞彙配知識便成了他們亟須懸的以求的目標。有鑑於此, 透過系統化的研究來探索這些學生應用英語詞彙搭配時的困難及錯誤, 或許有助於吾人在教學做為上更能切中要害, 進而尋求良方對策, 這正是本項研究的主要目的。

二、相關文獻

(一)、詞彙搭配知識的重要

傳統的詞彙研究較偏向於以學習者認識的詞彙多寡來評定其詞彙技能(lexical proficiency)的高低, 但近期的研究則轉而注意學習者是否學會目標詞彙的多種意義層面, 如歧義字(polysemy)、語境(context)的作用、乃至詞彙共存(co-occurrence)的限制等(Nattinger, 1989)。持平而論, 詞彙學習的終極目標在促使語言學習者對字義產生精確的理解與掌握, 以便他們在從事言談、寫作、與翻譯等創造性技能時能夠正確無誤地使用合乎詞彙及語法規則的句子。至於精確掌握字義的先決條件之一, 便是學習者對於詞彙搭配上的自由變異(free variation)的規則能夠了然於胸, 具備豐富的知識(Cortazzi & Jim, 1994; Hofmann, 1993; Lin, 1996)。Benson and Benson (1988)、Farghal and Obiedat (1995)、Lennon (1998)及 Seal (1991)都曾經提到, 詞彙搭配的知識有助於學習者界定單字的語意範圍(semantic area), 使他們對字義的理解更為周延, 協助他們在應用創造性語言技能時能夠選擇適當的用字, 以減少詞彙及語法規則上的錯誤。Seal (1991)則強調, 想要增進詞彙技能, 擴充詞彙搭配知識是極重要的一環。學習者如果能

夠明瞭特定詞彙可能共同出現的搭擋及兩者共存的頻率高低，將對其字義理解能力大有助益。因此學習詞彙搭配知識是詞彙習得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這一方面，Lennon (1996)和 Howarth (1998)的研究提供了有趣的佐證。Lennon 調查 4 名 20 至 24 歲德國學生學習英語時的錯誤，他們都是高階的英語學習者。Lennon 收集了 745 項口語上的錯誤並加以分析，其分析的重點是詞義性動詞(*lexical verb*)如 *put*、*go*、*recognize*、*take* 等的搭配行為。結果發現，受試者的錯誤中 13% 是選用動詞的錯誤。在進行英語的口語表達時，他們常常用錯許多簡易而常見的單字如 *go*、*put*、*take* 等，而且錯誤層出不窮。這些學生用錯字彙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對於詞彙搭配不熟悉。作者因此主張較高階的英語教學不應僅僅注重增加字彙之儲存 (*word store*)，而且還應該增加他們對於高頻率動詞的知識。Howarth (1998) 曾比較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及非母語人士的寫作樣本，試圖歸納出後者在英語詞彙搭配上的錯誤。他發現即使高階程度的非母語人士，其詞彙搭配的錯誤比例仍然顯著高於母語人士，而其錯誤往往源自於若干因素，諸如第一語言的干擾、不當的類比、及自行創造的組合等。

(二)、詞彙搭配知識與翻譯技能

至今為止，探討詞彙搭配知識與翻譯技能之關係的研究仍不多見。Kellerman (1978, 引自 Lennon, 1996) 發現丹麥學生在使用英語字彙時容易把 L1(丹麥語)習語的核心意義遷移到 L2(英語)的學習上。Benson and Benson (1988) 曾對 19 名匈牙利及 17 名俄國英語教師施以搭配能力之探索性測試，發現他們的母語會對其英語詞彙的搭配產生干擾。例如在 19 名匈牙利教師中，有 17 名會書寫 *make an interview* 而不是 *conduct an interview*。這是因為匈

牙利文動詞 *kesziteri* (意為 *to make tea*) 可以和「訪談」相互搭配的緣故。而 17 名俄國教師中也有 5 名書寫 *take an interview*，這其實是俄文 *brat' interv'ju* 的直譯。

Farghal and Obedat (1995) 對雅莫克大學 (Yarmouk University) 22 名三、四年級大學生及英語教師進行研究，要求他們填寫詞彙搭配之問卷並把阿拉伯文翻成英語，主題和食物、顏色、氣候有關。結果發現，儘管是和日常生活習習相關的字彙，受試者的詞彙搭配知識仍然相當貧乏。他們會誤將 *fast color* 以 *steady color*、*stable color*、*static color* 來取代。作者強調此一知識在以英語為外國語 (EFL) 的教學中雖然重要，但是卻常常遭到漠視。Farghal and Obedat 還注意到語際遷移 (*interlanguage transfer*) 的現象；換言之，「第二語言學習者假想第一及第二語言之間存在著一對一的對應，他們並且把這種假設付諸行動」(1995:323)。因此當受試者使用這種策略時，他們便容易製造出 *striped shirt* 這類的詞組，因為這個詞在阿拉伯文和英文之間正好有一對一的翻譯，這正是正面遷移 (*positive transfer*) 的實例。然而當他們把 *strong tea* 寫成 *heavy tea*，*fast color* 寫成 *firm color*，*bland soup* 寫成 *sweet soup* 時，卻在在顯露出 L1 的影響力及負面遷移 (*negative transfer*) 的痕跡。

Gabrys-Biskup (1992，見 Howarth, 1998)，Bahns (1993) 及 Bahns and Eldaw (1993) 曾調查德國及波蘭大學生使用英語詞彙搭配的能力。他們採用翻譯及其它測試方法，以便窺探受試者是否遭遇到第一語言的干擾而觸犯「語際間的搭配使用」(*interlingual collocational use*) 這樣的過失。結果證實他們會製造像 *lead a bookshop*、*put up a record* 等類的錯誤。Bahns and Eldaw (1993) 由此歸納說豐富的詞彙搭配知識是英語口語溝通的成功之鑰，高級程度的學習者必須能夠正確掌握與應用詞彙搭配，才能使他們達到

像母語人士般的自然與流暢。

(三)、詞彙搭配的類型

根據語言學上的定義，詞彙與詞彙之間的關係可以從水平向量的關聯和垂直向量的關聯來探討。前者著眼於字序(word sequence)的排列，及某些單字是否可以共存於句子之中，即所謂的詞彙搭配；後者則著眼於單字與單字之間是否可以替換(substitution) (Crystal, 1995)。Nattinger and DeCarrico (1992)曾列舉實例說明。例如 flock 和 herd 雖然都是指「一群」的意思，但「一群羊」要說成"a flock of sheep"，「一群牛」卻要說成"a herd of cow"，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此外，單字之間的共存現象有些很容易預測，有些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卻很低。如果一組詞彙共存的機率高，又容易預測，這表示其組合方式固定，缺乏自由搭配的彈性，而且其整體詞彙的意義往往和其所組成的個別單字的意義相去甚遠。例如 kick 可以和 ball、stone 等名詞搭配而不失其原意；但 kick the bucket 已經成為一個習語(idiom)，其意義卻不能和 kick the ball、kick the stone 相提並論。

由於詞彙共存的現象尚取決於單字出現的語境及文體風格等因素，加以人類的語言使用是一種變動不居的行為，因此單單依賴詞彙搭配的可預測性就想明確界定詞彙搭配的種類，近乎緣木求魚(Palmer, 1991)。有鑑於此，學者大都同意，應該把詞彙組合的情形看待成是一個連續向量(continuum)，一端是組合彈性極大，容許自由創造的自由詞彙組合(free combination)，另一端則是組合毫無彈性，不容許自由創造的習語(Howarth, 1998; Nattinger & DeCarrico, 1992; Wood, 1981)。前者的整體意義是其所組成的個別單字之意義的綜合，如 see the river；後者的整體意義則無法由個別單字之意義來推演，如 by and large。Carter (1987)定出三項詞彙組合的特性，以便判斷某一詞彙搭配是否具備習語特徵

(idiomaticity)。他區分為(1)是否容許替換(substitutability)及創造(productivity)，(2)詞組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3)語意的透明程度(semantic opacity)。Wood (1981)根據詞彙組合的彈性大小劃分詞彙搭配類型。在所述的習語與自由組合兩端中間他又區分為詞彙搭配(collocations)與詞彙總括(colligations)兩類。前者雖然趨近於習語，卻並非毫無改變之餘地，而是容許有某一程度的組合彈性。如果某一詞彙組合面臨的限制減少，容許做語法上有限度的替換時，則可歸入於詞彙總括一類。

其它學者也試圖為英語中的詞彙搭配進行歸類。王文昌(民79:vii)把英語中的詞語組合分成封閉型(closed)和開放型(open)兩大類。按照他的論點，封閉型搭配是在長期使用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習慣固定詞組，開放型搭配則是在千變萬化的語言環境(linguistic context)中按照一定的語法結構和語義聯繫而造就的靈活詞語組合，可以無限生成。Howarth (1998)的詞彙搭配模式則劃分成四種類別，分別是自由詞彙組合(free combinations)、限制性詞彙搭配(restricted collocations)、比喻性習語(figurative idioms)、及純習語(pure idioms)。他的分類模式是按照限制性搭配(restricted collocability)、語意的特定程度(semantic specialization)、及是否具備習語特徵(idiomaticity)等標準來進行。在自由組合(又稱做開放式或自由式詞彙搭配)中，組成之要素的意義大都依循其字面意義(literal meaning)，且這些要素容許自由替換，如 carry a trumpet、on top of the table 等。限制性的詞彙搭配是指組合的詞彙中有某一個成份是用來表達特定(specialized)或比喻性(figurative)的意義者；這個成份通常是與核心名詞相互搭檔的介詞、動詞、或形容詞。這一類的搭配不含象徵性的意味，但其組合的彈性比自由詞彙搭配小，而且只能存在於特定的語境之中。如 blow a fuse 意指「引爆導火線」，fuse 能夠搭配的動詞除了 blow 之外，寥寥無幾。至於

比喻性詞彙搭配是指搭檔的詞彙整體而言具有隱喻性的意含 (metaphorical meaning)；它雖然和純習語一樣具備習語特徵，但擁有象徵性的意味，而且其實質意義很可能從字面意義便可窺見一斑。如 **blow your own trumpet** 意指「自吹自擂」，**trumpet** 一字具備比喻性的意味。至於純習語指得是某一詞彙其整體意義並無法從個別字體之意義加以綜合而得。按照 **Howarth** 的說法，它是最固定 (fixed)、最不透明 (opaque) 的一種組合方式。

三、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本項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探討英語詞彙搭配知識的寡對於中文英譯技能的影響。為此，研究者特地選取四十九名大專生的英譯作品充當書面語料，進行質的分析。這些譯作是受試者在修習翻譯課時的課堂練習，研究者從中挑選十則中譯英作品，扣除其中人數短少的兩則，共計收集八則書面言談 (written discourse) 的譯文。這些供做測試用的練習題均取自劉宓慶所著英漢翻譯訓練手冊 (民 86) 一書，文句雖然簡短，語意卻自成一格。讀者可以自行參閱附錄部份，以便瞭解這些測試題目的梗概。

在對前述的翻譯語料進行分析時，研究者把重點放在觀察譯者整體的英語詞彙搭配知識之上。而這種知識最具體的表徵，便是他們在面對特定的搭配類型時，是否能夠完善加以處置。為了便於分析起見，本研究決定沿用 **Howarth (1998)** 的分類模式，劃分成四種主要類別：自由詞彙組合、限制性詞彙搭配、比喻性習語、及純習語，以此判定每一位翻譯者之作品的優劣得失。這是因為與其它學者如 **Wood (1981)** 等人的模式相比，**Howarth (1998)** 的分類較為明白清晰，對於所謂純習語一端的界定標準又不至於太過嚴苛，頗適用於解釋臺灣 EFL 學習者運用英語詞彙搭配的能力高低。除

此之外，研究者也適時參考 Benson, Benson, and Ilson (1995) 所編輯的 朗文實用英語詞語搭配辭典 (*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collocations*) 一書。該辭典將所收錄的詞語搭配分成兩大類：語法搭配 (grammatical collocations) 和詞義搭配 (lexical collocations)。前者指得是一個介詞或其它語法結構(如不定詞或子句)所組成的片語，可以進一步細分成八種結構。至於詞義搭配指得是名詞、動詞、副詞、和形容詞之間的搭配，其組合中通常不涉及介詞、不定詞、或子句。

另一方面，研究者在分析的過程中也特別注意譯者的英語詞彙搭配知識是否受到其 L1 詞彙系統知識的影響。先前的學者如 Kellerman (1978)、Benson and Benson (1988)、Farghal and Obedat (1995) 等均曾提到此一現象的存在，吾人自然不能對此置之不理。

四、結果與討論

在針對受試者的中文英譯作品做完語料分析之後，研究者大致上獲得以下的發現。

(一)、對於語意中心詞疏於察查

受試者對於語意中心詞 (semantic head word) 往往疏於察查，以致於自己的詞彙搭配發生錯誤卻仍不自覺。以下陳列的是他們因為中心詞辨認錯誤，導致譯文不正確的實例。文句中標示粗黑體者為中心詞，斜體字則是與中心詞搭配之詞彙。以「原先他常常到溫和的海水中去洗澡...」這一句為例，受試者必須能夠指認出中心詞及所搭配的頻率副詞，才不致於一味把動詞中心詞翻譯成動詞片語。在分析譯作時，研究者發現他們很少人翻譯成 often bath (in the mild ocean)，反而競相翻成 often had a bath、often takes

a bath、often took baths、often went to take a bath、had taken a bath、used to go bathing、used to have a bath、used to take a bath、或者是更離譜的 had been accustomed to bathing、had been accustomed to take bath、often goes (to the warm ocean) to bath himself、often takes a temperate sea-water bath、often used to go for a bath、used to frequently take a bath 等。顯然他們在處理這一對詞組時犯了棄簡就繁的毛病，不無畫蛇添足之嫌。

再以「天平兩邊的重量也就相等」一句為例，其中心詞為「重量」，和它搭配的詞彙是「兩邊的」。但許多受試者對此疏於省察，因而製造了若干誤譯如 the weighs (are equal)、the weights of each side (are equal)、have equal weights for each side，乃至 the weights of the bilateral scales、the weights of the binary balance、the weights of two pans (will be equal)、the weights on both scales、the opposites of balance 等。至於「它接近邊緣的部分顯得暗一些」這一句，受試者誤譯的情況也數見不鮮。此一語意中心詞組比較貼切的翻譯應該是 the part near the edge、the part close to the edge、或是 the part close to the sun's edge。但是受試者的譯文中出現最多的卻是 near the edge、the sun's edge、the edge of the sun、around the edge、near its edge、near the edge of it、near the brink、near the rim 等似是而非的片語，不當省略其搭配的詞彙。而他們當中翻成 the part of the edge、the part of near the edge、the part of near border、near the side of edge 的人並不在少數；至於冒然翻成 approaches the part of the edge、approaching the edge、around the edge-side、the edge of which、the part (of the sun) on the edge of、the part in nearing of the edge、the part nearly edge、the verge of circumference、within its margin 的也不乏其人，真可謂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

凡此種種實例，在在顯示受試者對於語意中心詞及其所搭配的詞彙仍然缺乏鑑別力，錯誤自然在所難免。

(二)、自由組合的詞彙比較容易處理

仔細分析受試者在搭配上的錯誤，並把他們與前述 Howarth (1998) 的分類模式相對照，研究者發現他們在處理自由詞彙組合如「致癌」、「提出異議」、「市區的喧囂」、「清楚地表明」、「爭吵了一架」、「溫和的海水」、「放棄了這類活動」等詞組的翻譯時，大都能勝任愉快。以「市區的喧囂」這個名詞片語(noun phrase)為例，大多數受試者都能夠寫出 the noise of the city、the din of the city、the bustle of the city、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或是 the noise of the downtown、the uproar of downtown 等譯文，雖不中亦不遠矣。至於限制性詞彙搭配的翻譯則較困難，具體的實例如「(天平)調節得合適」、「度盤中線」、「引起新的癌症」、「顯得暗一些」。這些詞彙搭配因為其組合的彈性比自由搭配的詞彙小，而且只能存在於特定的語境之中，因此比較棘手。至於比喻性習語如「氣沖沖」、「把氣發洩...」等，其組合彈性更小，誤譯的人數當然也隨之增加。在翻譯「...氣沖沖離開了家」時，受試者最普遍的英語翻譯是 left home angrily、left home furiously、left home ragefully、away from home furiously 等，卻無人能夠設想到更合適的替代品像是(left home) with boiling anger、(left home) in high dudgeon。原文中出現若干成語如「賞心悅目」、「進退兩難」、「深思熟慮」、「付諸實現」都屬於純習語一類，受試者如果能在譯文中陳現類似或等值的英語習語，自能別開生面，增加不少文采。以「進退兩難」為例，雖然翻成 in a dilemma 也未嘗不可，但如果能夠以 in a Catch-22 position 取代之，似乎更能彰顯譯者「駕馭文字的魔力」。

(三)、詞彙組合有悖英文的既定規則

另一方面，受試者也頻頻出現把中文詞彙組合的習慣遷移到英文搭配之上的情事，他們所創造的若干詞彙組合雖然符合中文的習慣，卻有悖英文的既定規則。例如「假如天平調節得合適，那麼...」一句，乍看之下似乎是主動式句構，但「骨子裡」其實是被動式句構，隱含一個無關緊要的施事者(agent)。可惜的是不少受試者對此習而不察，逕自把「天平」拿來充當施事者，因而產生如下的敗筆：

- *If balancing the scale, the pointer will. . .
- *If balance adjusts appropriately, the weighs are. . .
- *The weights will be equal. . ., assuming that the balance properly adjusted.
- *If the balance is exact, when the indicator is. . .
- *If the scale adjust suitably, the weight should be. . .

類似的錯誤也發生在「實現計劃之前必須深思熟慮」這一句的翻譯上。中文句子中欠缺主詞，但無損於其句義之完整。然而多數受試者對此不明究理，其譯文的句構因而顯得有些荒腔走板：

- *A project need to be considered thoughtfully, before it is. . .
- *Before fulfilling plans is careful consideration.
- *Before reach the goal must be careful consideration.
- *Before realizing plans must consider hard.
- *Contemplate before realization.
- *It is necessary to be thoughtful and farsighted prior to realization.
-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plans over before carrying them out.
- *It's essential to think it over before fulfilling plans.
- *The plan comes to realize before ponder deeply.
- *to ponder deeply before fulfilling the plan; otherwise, . . .
- *to ponder deeply prior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plan is necessary.
- *What comes to fruition before fulfilling plans is contemplation.

另一方面，在面對「用望遠鏡看太陽，它接近邊緣的部分顯得暗一些」這一句時，受試者應該以分詞構句的方式來開啟英文句子“Seen through the telescope. . .”。可惜的是他們不諳此道，因而製造了不少修飾語懸垂(dangling modifiers)的句子，和原文要表達的意義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粗略計算一下，全體受試者中採用分詞構句來翻譯這一句的不過6人，比率可謂偏低。

- *Has watched with telescope, the sun's edge. . .
- *If watching by telescope, the parts close to the sun's edge. . .
- *See by the telescope, which approaches the part of edge. . .
- *Looking at the sun through a telescope, the sun's part near the edge. . .
- *Observing the sun with telescope, it would be darker. . .
- *Reviewing sun with a telescope, the part of near the edge. . .
- *Seeing sun with binoculars, it shows darker. . .
- *Seeing the sun through a telescope, it appears darker. . .
- *Seeing the sun through a telescope, the part of the sun. . .
- *Seeing the sun through a telescope, we . . .
- *Seeing the sun with telescope, the part near the edge. . .
- *Seeing the sun with telescope, you will see the part nearly edge. . .
- *Seeing though a telescope, the sun appears darker. . .
- *Seeing through a telescope to see the sun, the sun seems. . .
- *Seen by a telescope, the sun is a little bit dark. . .
- *The part near the rim appears darkly as taking a telescope to look sun.
- *to see the son by a telescope, the part in nearing of the edge. . .
- *to see the sun with telescope, the edge of. . .
- *Using telescope to see the sun, it is darker to. . .

- *Using telescope to see the sun, it shows darker. . . .
- *Using the telescope that will show us the sun's darker. . . .
- *Using the telescope to see the sun, the part, which is. . . .
- *When see the sun by using a telescope, it looks. . . .
- *When seeing the sun with telescope, the light is. . . .
- *When using the telescope to look at the sun, the part of near border. . . .

另一個有趣的誤譯和 L1 與 L2 之間的詞彙等同程度有關。在「他們本人接受了這種可能引起新的癌症的療法而感到進退兩難」這一句中，「接受...療法」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詞義搭配，其型式則是動詞+名詞的動賓結構。衡情論理，原文中的「接受」一詞應該以 receive 來對應較好，可以和 treatment 一字形成巧妙的組合。但是受試者可能是受到 accept a gift、accept an invitation 等的影響，大都選擇使用 accept，對 receive 反而不熱衷，人數分別是 20 人和 6 人。值得一提的是受試者也選用了一些不恰當的詞彙搭配如 take a treatment (8 人)、have a treatment (5 人)、under a treatment (3 人)等。顯然他們在判定英語詞彙搭配是否符合傳統規範一事上仍未具備完善的知識。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本文擬針對中英翻譯的教學提供建議如下：

1、不管是初學者或是較高階的譯者，明瞭詞彙搭配的慣性或既定規律都是他們透視語意迷障，忠實逐譯原文的不二法門。第二語言人士亟待培養的是 Howarth (1998)所說的「母語人士般的詞語技能」(native speaker phraseological competence)，因此高階的英語學習者必須對於眾多複雜的詞彙單位能夠掌控自如，處理一些事先製定的詞組(prefabricated chunk)時，能夠像母語人士一樣勝任

愉快。Howarth (1998)還提到，詞彙搭配的現象並非僅只是一種固定或公式化的敘述而已，因此我們不該把它們當做孤立的項目來記誦，僅僅陳列熟悉的片語便草草了事。相反地，英語教學者應該對於約定俗成的詞彙組合著墨更多。不容諱言，國內的英語詞彙教學向來偏重於個別單字的記憶、背誦，對於單字出現的語境乃至詞彙搭配現象在字義習得上的功用往往略而不顧。這種訓練方式積非成是，對於學習者之翻譯技能的培養勢必有不利的影響。因此課堂上的翻譯教學有必要強化學習者在這一方面的知能，特別是針對歧義字、搭配限制、詞組共存、語法環境、上下文限制、乃至意義關聯等要素加以探究，才能使他們對於目標語言的詞彙系統具備周延、深刻的理解，並且實際援用到翻譯技能上。

2、中英翻譯課程應該強調中、英文詞彙的組合規律，乃至於兩者之間的語際遷移現象，以免學生實際翻譯時出現妄自揣測或莫衷一是的窘況。Lennon (1996)曾經提醒吾人，L2學習者想要正確使用某一個字彙時，他們必須具備的字彙知識的深度、層面皆極為可觀。具體來說，他們必須能夠區辨核心及非核心字義(core and peripheral meaning)、辨識歧義字、明瞭搭配限制、及句構環境(syntactic environment)等等。他並以自己研究的四名德裔女生為例，強調他們的錯誤起因於對常見字彙的意義及用法的分野(meaning/usage boundaries)不熟悉，尤其是對於動詞之詞彙搭配的可能性(collocational possibilities)似懂非懂。另外，他們也遭逢L1(德語)干擾的現象，例如他們經常會因為go的德語翻譯gehen而創造出In the new picture, they suddenly go into the boat (get into)或He can't really go on very quickly with this donkey (get with)這類的搭配。相同的問題也會出現在中國學生身上。張培基、喻雲根、李宗杰、彭謨禹(民87)便指出，英漢兩種語言在詞彙現象方面具有詞義、詞的搭配能力、和詞序上的不同。就兩種語言在

詞彙搭配能力上的差異來看，兩者有時差異懸殊。例如英語中 to cut 之後能搭配的詞彙很多，因此其搭配能力很廣，如 to cut wheat、to cut cake、to cut fingernails 等。而同樣的名詞在漢語裡就需要分別以「割、切、剪、修」等來搭配。湯雄飛(民 84)也認為，許多英語中的比喻性習語(figurative idioms)並不能望文生義，如 the parson's nose 直譯為「牧師的鼻子」，意譯為「雞屁股」；a street Arab 直譯為「街上的阿拉伯人」，意譯為「靠乞偷為生的無家孤兒」；drumstick 直譯為「鼓槌子」，意譯為「煮熟的雞腿」。不論譯者的語文修養為何，這類習語若逕自以直譯的方式為之，便是犯下了「不忠實於原文」的大忌。進一步來看，英語和漢語都是兩種高度發展的語言，因此除了大量的自由詞彙組合以及限制性詞彙搭配之外，都擁有為數可觀的習語如俗語(colloquialism)、諺語(proverbs)、俚語(slang expression)等(張培基、喻雲根、李宗杰、彭謨禹，民 87)。翻譯教學者應該認清這個事實，並尋求妥善的因應之道。

3、按照 Howarth (1998)的主張，英語詞彙搭配的類型包括純習語、比喻性習語、自由詞彙組合、以及限制性詞彙搭配。其中純習語、比喻性習語屬於固定或半固定搭配，彈性較小，有時甚至近乎固不可徹；教學者如何善用巧思，有效傳授給自己的門生，自然是頗費思量。但誠如劉宓慶(民 86)所言，教學者更應該操心的是那些為數廣大的非固定或自由搭配(free collocation)，其型態又可細分成動賓搭配、主動搭配(名詞與謂語動詞之組合)、偏正搭配(形容詞與名詞中心詞之組合)等。劉氏還提到，不論是那一種型態的自由搭配，都牽涉到慣用法的問題，且英、漢語之間並不一定能夠完全對應，反而可能在理解上造成阻礙。以動賓搭配之結構為例，英語中的 make tea、break the seal、hear a case、develop a film 等便與漢語相差甚遠，翻譯者不能不謹慎應付。Benson and

Benson (1988)也認為單字與單字之間常常根據句構規則及語意情境(semantic context)而進行自由的組合，對於熟悉第二語言要素的學習者而言，這類的自由組合十分簡易。例如在面對 to see the doctor 時，法語、德語、俄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的人士皆能把它直接轉譯成其隸屬的 L1。反觀許多半固定(semi-fixed)、反覆出現的字彙組合卻難以轉譯，因為它們任意(arbitrary)且不可預測。劉宓慶與 Benson and Benson 所言甚是，值得參考。無論如何，對於不同種類的英語詞彙搭配，中國學生均應詳加究詰，一一察考；唯有如此，他們在培養中翻英或英翻中技能的過程中才不至於進退失據，舛誤頻生。

本篇論文所呈現的發現僅只是一項嘗試性探索的成果，因此其研究方法及設計難免有所瑕疵，特別是在文本的選定、語料的收集、乃至詞彙搭配的分類上，仍然出現若干缺陷。國內英語及翻譯學界對於有關詞彙搭配方面的探討至今仍不多見，盼望未來同好在從事類似的研究時，能夠在這一方面仔細斟酌，詳加推敲，或許可以避免發生和本項研究類似的疏漏。

參考書目

- 王文昌主編。民 79。英語搭配大詞典。臺北：中央圖書出版社。
- 張培基、喻雲根、李宗杰、彭謨禹。民 87。英漢翻譯教程。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湯雄飛。民 84。中文英譯的理論與實例。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劉宓慶。民 86。英漢翻譯訓練手冊。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Bahns, Jens. 1993. "Lexical collocations: A contrastive view."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47(1): 56-63.
- Bahns, Jens, and M. Eldaw 1993. "Should We Teach EFL Students Collocations?" *System*, 21(1): 101-14.
- Benson, Morton, and Evelyn Benson. 1988. "Trying Out a New Dictionary." *TESOL Quarterly*, 22(2): 340-345.
- Benson, Morton, Benson, Evelyn, and Robert Ilson. 1995. *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Collocations*. Hong Kong: Longman Asia Limited.
- Carter, Ronald. 1987. *Vocabulary: Applied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Cortazzi, Martin, and Lixian Jin. 1994. "Ways with Words: 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of English Vocabulary." In *English Teachers' Association, ed.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Teaching* (pp. 15-28). Taipei: Crane Publishers Ltd.
- Crystal, David. 1995.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rghal, Mohammed, and Hussein Obiedat. 1995. "Collocations: A Neglected Variable in EFL." *IRAL*, 33(4): 315-31.
- Goddard, Cliff. 1998. *Semantic Analysis: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fmann, Th. R. 1993. *Realms of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Howarth, Peter. 1998. "Phrase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pplied Linguistics*, 19(1): 45-72.
- Lennon, Paul. 1996. "Getting 'Easy' Verbs Wrong at the Advanced Level." *IRAL*, 34(1): 3-36.
- Lennon, Paul. 1998.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Idiomatic Language." *IRAL*, 36(1): 11-30.
- Lin, Chi Cheng. 1996. "A Multifaceted Approach to Vocabulary Instruc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Tsing Hua University, ed.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Conference 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p. 93-102). Taipei: Crane Publishers Ltd.
- Nattinger, J. R., & J. S. DeCarrico 1992.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ttinger, J. 1989. "Some Current Trends in Vocabulary Teaching." In Ronald Carter and Michael McCarthy, eds. *Vocabulary and Language Teaching* (pp. 62-82). London: Longman.
- Palmer, Frank. R. 1991.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al, Bernard. D. 1991.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Marianne Celce-Murcia, ed.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pp. 296-312). Rowley, MA. : Newbury House Publisher

Wood, M. 1981. A Definition of Idiom. Manchester, England: Center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附錄一、中翻英技能之測試題目

1. 原先他常常到溫和的海水中去洗澡，在賞心悅目的葡萄園中久久漫步；後來，由於捨不得花時間，他漸漸放棄了這類活動。
2. 假如天平調節得合適，那麼當指針在該度盤中線兩邊擺動的角相等時，天平兩邊的重量也就相等。
3. 幾乎有一半病人想了解射線本身是否能致癌。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們本人接受了這種可能引起新的癌症的療法而感到進退兩難。
4. 用望遠鏡看太陽，它接近邊緣的部分顯得暗一些。
5. 與他老婆爭吵了一架以後，他氣沖沖離開了家，到了辦公室，就把氣發洩在下屬身上。
6. 他(根本)不允許任何人對他的意見提出異議；這一點，我對他太了解了。
7. 他說：“我們搬到這裏來就是為了避開市區的喧囂。不管它火災也好、暴雨也好、泥石流也好，我絕不會搬走。”
8. 實現計劃之前必須深思熟慮。如果你不加思慮，就絕不可能使計劃付諸實現。